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使命

刘旭光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使命在于: 坚持自己的实践品格与价值立场, 坚持社会批判的立场和以“劳动”为核心的价值观, 为文艺重新树立在当代的理想, 并且通过吸收诸种现代文艺理论不断拓展自己, 深化自己。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论; 价值; 理想

新时期以来,思潮涌动,文艺日新月异,而文艺理论界也是众声喧哗,自《讲话》起,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中,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花独放,到当下的百家争鸣,理论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一件好事,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也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多元化和开放性的体现。阶级斗争的时代过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些理论追求也必然过去了,但马克思主义文论仍然有其价值。今天马克思主义文论所要面对的问题不是我们应当扬弃什么,而是去思考我们应当坚持和弘扬什么;不是批判,而是从当下的需要出发去发掘和重建。重建意味着:选择、弘扬、坚持、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果要在当下继续发展,就必须表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并且还要表明自己的“当代性”。这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所要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

在前一个问题上,什么是正统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是每一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不断追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有答案,但没有最终答案。经典只有在被不断诠释的时候才成为经

典,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基点不是还原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出发应答时代文艺的基本问题。而从后一个问题来看,“当代性”只能通过对当代问题的应答而体现出来,这个150年前产生的理论,它的哪些部分能够介入现实?这需要以一种开放的态度进行遴选,也需要不断吸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因而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的使命就是明确自己应当坚持什么?弘扬什么?往什么方向前进?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品格与价值立场

理论的昌盛,源于它对实践的干预与指引,而理论的式微,终由于脱离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论自“五卅”左右以“革命文艺”的形式在中国文艺界确立起来,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成为中国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艺研究的主导方法与理论体系。且不论其历史影响应当如

收稿日期:2012-03-15

基金项目:2010年上海哲社项目《西方美学的演进与存在论之关系研究》(20100BWY004)

作者简介:刘旭光(1974-),男,甘肃武山人,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中西方美学史研究。

何评价,就其作为理论而达到的介入文艺实践的深度和广度来说,登峰造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马列文论在百花齐放的理论环境与风起云涌的文学创作的潮流中不再是评判与指引的唯一尺度,这种话语权力地位的丧失使得马列文论不得不面对多种文艺思想的不断挑战,进而陷入到这种境地:它不得不为自己的存在而辩护。

这种困境是由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它本身就不产生在学院内,文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所关注的核心,它关注的是对文学的外部研究。这就意味着,马列文论只有走出理论自身的小圈子,成为介入现实的一种态度、方法,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手段时,才是有效的。所以它不是纯粹的理论,不追求思辨的、严密的逻辑整体性。它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文艺,并把文艺理解为一个社会事实,一种干预社会的手段,一个社会实践的领域。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品格,尽管诸种现代性理论以各式各样的理由批判这一品格,但每一次批判都证明了这一品格的独立性。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这一品格注定了它是一种实践者的理论,所以它在革命领袖,革命家,作家,社会活动家那里是活的理论,而在学院派文论家手里就成了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在20世纪中叶之前,几乎就是革命家的编年史。或许问题可以倒过来思考:革命家都想把文艺理论抓在手里。就这一理论在文学领域内的意义而言,它的实践性体现在它把现实的文学活动作为自己的反思对象,从具体的创作的实践和批评的实践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内涵。这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立之初就体现出了这种性质,我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集中只能看到几封针对具体作品的书信,而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而且这几封信也是就具体的文艺实践展开的:关于拉萨尔,关于哈克奈斯,关于欧仁·苏,之后列宁关于托尔斯泰等等。——理论没有上升到形态化的理论,仅仅呈现为其实践形式:批评、评论、分析文本等等。这个现象可以解释为革命家们没有时机把自己关于文艺的思想理论化;但更恰当的解释可能是:革命家们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把对文艺的具体批评上升到系统化的理论,因此它构成批评文艺作品的方法,却不构成严密的理论体系。体系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际上是对批评实践进行再反

思的结果,但本源处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只是进行社会实践的手段。体系化的文艺理论追求的是理论的自足性,而以实践为目的的理论根本不在乎这些。

这就意味着,那种学院式的,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体系来研究的“理论”,根本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文论本旨不相干的。这才是当下马列文论之困境的根本原因。

另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是作为对文艺的科学性的反思与研究而出现的,它始终关注的问题是文艺应当为谁服务和如何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不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只要有立场问题,就有价值判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学说,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学说,是为无产阶级谋自由与解放的学说,因此它的价值立场就是用无产阶级价值观评判包括文艺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的角度评判一切文化产品。这就决定了它是从阶级意识和阶级的历史出发来看待诸种社会存在,它树立起两个最高价值:一、无产阶级与由劳动人民构成的人民大众是社会历史最终的主人和历史前进的动力;二、劳动具有最高价值。而这两点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立足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文艺现象进行批判、干预、评价的基本尺度。应当说,放弃了这两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或者抽象意义上的世界观,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这种价值观是所有宣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必须坚持的。

这里体现出一种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化研究的一种亲缘性关系:作品本身不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作品所描绘出的世界,说到底,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一种认识与反思甚至介入“世界”的手段,这个世界主要是指现实世界。出于这种目的,它首先要求文艺反映世界,并以真实作为自己的尺度,但真实不是目的,而是说,文本中出现的“真实”世界实际上是进行反思与认识的对象,没有真实作为前提,这种反思与认识就缺乏根基。基于这种目的,文艺就应当是呈现现实与反思现实的一种手段。——这既是对作家的要求,也是对作品的要求。这种要求本身在现代审美体系中并不过分,恰恰相反,它正是审美现代性的一种表现方式,唯此文艺才从娱乐的方式中走出来。这就形成了一种关于文艺的独特的价值

观:评判文艺的尺度不是“美”,不是“娱乐性”,不是一些“文章学”层面的技术性因素,而是“真实”与“反思”,是作品体现出的对现象的关切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与解答。

这种文艺价值观遭到一场围攻,文艺没有当作审美对象,而是被作为一种社会历史与政治关系的表征,这显然有违审美现代性所追求的审美自律,但恰恰是这一点,赋予了艺术创造以现实性,它使得人们对艺术的欣赏基于一种真正的“需要”,就像他们需要“政治”与需要“历史”一样。当下的文艺仍然有必要为这种需要服务,而马克思主义文论正是由于倡导这一点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理论个性,继续倡导这一点并对抗由审美主义与享乐主义、感性主义所统治的大众文化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的核心任务。

二、弘扬:以劳动为核心的价值观

现实要求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和平发展的时代,社会生产的日趋复杂化使得阶级界限愈加模糊,阶级意识不可避免地淡化了,因此在这个时代再去坚持文艺研究中的阶级意识,那无异于方枘圆凿。这是必须放弃的部分,但如果我们还坚持当下有“马克思主义”文论,那么就必须找到那不可放弃的。那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人民和劳动——文艺为人民,特别是为劳动人民;劳动具有最神圣的价值。尽管劳动的形式愈来愈复杂,劳动的系统愈来愈严密,我们几乎无法界定“谁不是劳动者”;尽管阶级的划分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生产越来越集约化的状态下近乎不可能,但社会阶层的存在依然是事实,中上层社会对中下层社会的剥削仍然是事实,这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而是扩及到社会意识的各个层面,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会渗透到社会存在的一切方面,成为话语霸权;而这些阶层又会借助经济强势地位攫取社会资源。一切社会话语都无法回避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起点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什么有人越劳动就越贫穷、越畸形!异化劳动是劳动的现实形态之一,这是我们现在还不得

不接受的事实。探索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并且改变这一事实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任务,私有制、社会分工、阶级分化、阶级压迫与斗争的诸种形式,以及它们在社会意识层面的反映——意识形态斗争,都构成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正如卢卡契所说,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是社会“总体”,是对“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研究,^[1]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这一总体之中的地位与作用就在于:它要借助对整个文学活动的研究,来揭露、分析、批判造成异化劳动与社会不公的所有原因。“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把这句话套用过来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是用来解释文本的,而是指引文学活动的,是用来改造世界的。这种指引和改造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根本任务,尽管这一任务早已走出了狭义的“文学”。

在革命后的年代里不能把文学再作为革命的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后的社会生活不需要反思和批判,发展是永恒的,反思和批判是发展的动力之一。但“立场”是“批判”的前提。以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价值观为标尺,劳动具有最高价值,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事物的价值只能是它所凝定的人类劳动,评判价值的尺度只能是生产它所需的单位劳动时间……而承认了这一点就意味着承认了劳动阶层的权利和价值。马克思主义文论必须从这种价值立场进行文学批评,而文学是对社会的反映,对文本世界的批评就是对社会的批评。

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进行社会监督与社会批判的现实性在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暴力之下,由资本所决定的“价格”崇拜已经贯彻到社会文化的一切方面,而由单位劳动所决定的“价值”却被忽视或掩盖了。由“资本”所统帅的生活方式左右着风尚,左右着消费,左右着生产,而在这背后隐藏着的是引诱、鼓惑、欺骗、浪费、剥削、掠夺、纵欲等等罪恶。而这些罪恶总是被包装成诸种文化产品,成为攫取利润的手段,“资本”和它的兄弟“权力”以践踏社会公正和社会自由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力量。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对稀有矿物质与贵金属的崇拜再次超越对劳动的尊重,而艺术的价值也被等同于拍卖场上的价格狂欢。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使命之一就是揭露和批判:揭露被包装成文艺作

品和文化产品的诸种罪恶,批判在文本世界中所呈现的社会丑恶和对这些丑恶的无动于衷,以期建立起以“劳动”为核心的消费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我们很难把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和革命家、社会活动家、社会评论家区别开,马克思主义文论不单单是进行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它不单单要面对文学本身,而且要关注文学所处的世界和文本所反映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这种实践品格注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把对文学的外部研究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自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传入中国以来,把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并且强调内部研究的理论在文论界占据了优势地位,这虽然有拨乱反正之功,却把文学关进了“文学性”这个小笼子里,对文学之文学性的研究因刻意回避外部研究的做法直接导致了文论与社会现实的脱离。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实质上是“文学社会学”,一旦忽视了文学作为一个社会事实,一旦只关注文本而不关注文本所描述的社会存在和文本自身的社会存在,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文论。关于对文学进行外部研究是不是具有合理性,这是无需辩护的,新批评有其合理性,马克思主义文论也有。更为要害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由于其实践本性,它并不仅仅是研究文学的方法,而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领域,是干预社会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坚持对社会文化的批判与介入立场。而这种批判与介入以劳动和劳动阶层的权利为尺度,而不是资本,尽管有时候在文化生产领域中“资本”取得了全胜,但马克思主义文论恰恰给出了另一种尺度,即便为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应当坚持这种尺度。

三、树立:当代文艺的理想与使命

文艺为什么?这是关于文艺的目的和理想的问题。革命家们把文艺当作一条“战线”,是意识形态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自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提出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成为党的这种文艺观的诠释与注解。问题是,在新时期中,也就是阶级斗争让位于生产建设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实使命与理想是

什么?

首先要问: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随着我们对于历史演进之复杂性的认识和社会主义发展复杂性的认识,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之视为现实目的和理想,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受到了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P649)}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更明确地把“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作为“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2](P243)}马克思从另一个角度又指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4](P516)}这就意味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互为条件的。这就说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目的和理想。这一点应当是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应当弘扬的,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使命和理想。问题是,如何做到?

文艺如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论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必须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坚持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立场,坚持文艺应当让人认识自己、提高自己、让人借文艺而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知道自己的理想。文艺应当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只不过这面镜子中显现出的应当是人的理想与社会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也应当是一盏灯,指引人们穿越物欲,穿越诸种蒙蔽和欺骗,确立人生的信念,警醒沉沦于自身局限性之中的人,这曾经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目的,也应当是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

这是对艺术家的要求,也是评判文艺的标尺,历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领袖和文艺理论家都强调文艺对民众的指引,它的最新的表述是“人类文艺发展的历史表明,只有经得住人民群众检验,又给予人民群众美的享受和深刻启迪的作品,才能

成为隽永之作;只有既具有高尚精神追求又具有高超艺术才华的艺术家,才能成为人民群众推崇的艺术大师。”^{[5](P7)}这种信念奠定的文艺价值在于,文艺不是刺激、迎合、欺骗、麻醉民众,而应当以娱乐的方式推动民众的发展,让他们能够通过文艺走向全面发展之路,或者说,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准备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6](P95)}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这是文艺的理想,更是文艺的使命。

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另一层面的任务应当是:与任何阻碍人的发展,阻碍人的自由的社会存在进行斗争,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为推动社会进步,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参照。

在第一个层面,是为什么而写的问题,在第二个层面,是写什么的问题。如果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追问文艺为什么,那么回答应当是:文艺为人的发展服务,为社会的进步服务。这种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特征之一,我们必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背叛了这两个任务,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并不排斥其他的创作方法和创作题材,但必须坚持自己的特性,坚持自己的目标,马克思主义文论应当是多元化中的一元,而且是与其他理论制衡的一元。

四、吸收: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自己的方式

如果只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就结束了,或者只能等新的左翼领袖再发表关于文艺的思想。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遇到了方向性的大问题:它如何充实并发展自己?

理论的保守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全部研究范畴,以读经的方式不断对其进行还原,并整理成体系。但这种马克思主义文论除了冒着教条化的风险之外,必然把自己禁锢在19世纪中叶,但问题,自那之后,文艺与世界又发展了150年!更为重要的是,诸种美学与文艺思想不断涌现出来,它们对文艺的某些方面的研究的确更加深入与合理,这是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需在乎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却必须尊重的事实。在这些理论面前,如果马克思主义文论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片断式评点的层面,或者领导人讲话的形式上,那显然缺乏理论的洞察力、深度与系统性。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价值观深入到文学活动的每一个方面去,而不是停留在文学社会学的层面上。

马克思主义文论最核心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唯物反映论,但这种方法本身并不是教条,朱光潜曾经说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下的这段话对于他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当头棒喝: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对此进行歪曲,说经济是唯一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就是把上述命题变成一句空洞、抽象而荒谬的废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结果——由斗争取得胜利的阶级所建立的各种宪章等等——各种法律形式,乃至这一切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各种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以及各种宗教观点及其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教义体系——也都要对各种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而且在很多情况中对斗争的形式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上述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起着交互作用,其中经济运动归根到底要作为必然的东西透过无数偶然事物……而获得实现。否则把上述理论(指唯物史观——引者)应用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就会比解答简单的一次方程式还更容易了。”^①

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既然任何一个事件都是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那就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并不排斥诸种社会生活方面的多重探索,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不断吸收这些探索并将之纳入到自身之中来,从而理解事物之中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

这就需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种态度的目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论拓展到文学的各个方面去,所以需要以下的探索与尝试:

首先,勇于把马克思主义放在某种美学与文艺思想之前,比如解释学文论、现象学、接受美学、精神分析学文论等等,形成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文论、马克思主义现象学文论,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

文论等,这意味着,把一种方法或一种独特的视域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中,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应用这些理论方法,这同时也意味着,把这些理论方法与理论视域扩大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去,并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反映论的角度予以接收。这种尝试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拓展,也体现着一种理论上的宽容:一切理论都有其合理性,一切理论都有值得吸收与借鉴的内容。

第二,把某种美学与文论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之前。比如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文论,解释学马克思主义文论,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等等。马克思主义文论按其被体系化的状态,实际上关涉到了文学活动的所有方面和文学理论的所有问题,把某种理论加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前面,这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个方面的探索进行深化与强调,就像我们把现象学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前面,那就意味着,现象学的生成论与存在观可以与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性结合起来,描述文艺作品与现象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生成;把解释学或者接受放在马克思主义面前,那就意味着去探索和挖掘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文学解释与接受的部分。

等等!在这样做之前是不是应当考虑一下:两个结合体之间是不是有冲突?是不是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拓展与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拓展和深化后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使命之一

就是去拓展与深化,理论不仅仅是整理和守护,更重要的是弘扬与应用,否则研究就没有必要。理论是不是具有包容性,是不是可以把其他理论要求吸纳到自己的体系中,这既体现着理论的生命力,也体现着理论应答“现实”的能力:不单单是社会现实,而且是理论的现实。

坚持、弘扬、树立、吸收!只有同时完成这四个环节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种”文艺理论,才能保持自己的理论个性与理论的生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现实与理论现实中实现自己。这样一种“实现”,正是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使命。

注释:

①此段译文引自《西方美学史》第11页。朱先生对马恩选集的译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修改,所以用朱先生的译文。

参考文献:

- [1] 卢卡契. 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A]. 历史与阶级意识 [C]. 杜章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5] 胡锦涛. 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A]. 中国作家协会编《文件汇编》 [C].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The Mission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LIU Xugu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mission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lies in sticking to its practical character and value system, taking hold of its standpoint of social criticism and the core concept of “labor”, to re-establish a contemporary ideal for literature and art, and develop and deepen itself by absorbing nutrients from moder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Key words: Marxism, theory of literary and art, value, ideal

(责任编辑:江雨桥)